

苏北作品精品集

城市的气味

苏北·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苏北作品精品集

城市的气味

CHENGSHI DE QIWEI

苏北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的气味/苏北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0
(苏北作品精品集)

ISBN 978-7-5396-5347-1

I. ①城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8976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刘冬梅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徐 睿

肖像漫画:罗雪村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2 字数:360千字

版次: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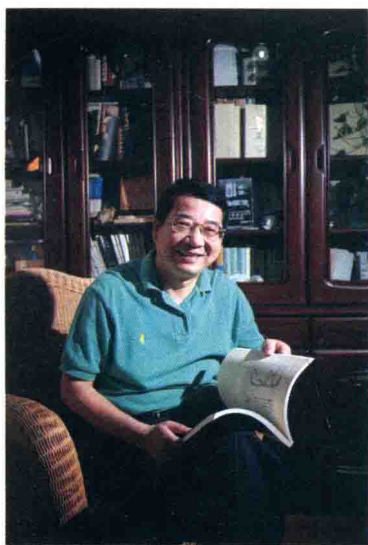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北作品精品集

城市的气味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苏北 安徽天长人，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汪曾祺的研究者、痴迷者，被人戏称为“天下第一汪迷”。作品散见国内各报章和港、澳、台地区的报刊，香港《大公报》资深作者。著有小说集《蚁民》，散文集《那年秋夜》《水吼》《植点青绿在心田：苏北海外散文71篇》，回忆性著述《一汪情深：回忆汪曾祺先生》《忆·读汪曾祺》等。曾获第一届全国报人散文奖、汪曾祺文学奖金奖等奖项。

自序

我有一年轻的朋友，写得一手漂亮文章。一次在一个会上，他年轻气盛，说：“我不懂什么散文、随笔，我写的是中国文章。”是的，中国文章确实有一种中国气派，从先秦诸子、魏晋辞赋，到唐宋八大家、三袁张岱，以至“五四”新散文，一路下来，浩如烟海，真是不一而足。

那么，中国文章的味道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也难以表述，也多靠读者自己去细心体悟。

我特别喜欢韩愈和苏东坡的这两句话。一个是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的“气，水也，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。另一句是苏学士的“吾文如万斛源泉，不择地涌出……但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

读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记到一个老学究赶夜路，路遇一冥吏，与之同行，适途经一文士家，冥吏见其所读之书“皆吐光芒”，“烂如锦绣”。老学究于是问：“我读书一生，光芒当几许？”冥吏啜嚅良久，说：“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。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……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”

我这本集子里的文字，不祈望“烂如锦绣”，但愿不似这位老学究这般的“字字黑烟”，不见光芒。

是为序。

2015年6月3日

目 录

自序 / 001

辑一

新雪美人 / 003

家常时光 / 006

梦想一个诗意的春节 / 009

香港细节 / 012

精灵般的短信 / 015

气短情长及其他 / 017

东园,或者清溪 / 026

遭遇湘西 / 030

美女如妖 / 033

樱桃肉、烩鱼羹及其他 / 036

刮鱼鳞的小姑娘 / 040

天堂里没有垃圾 / 045

水吼 / 049

玻璃女孩 / 053

城市的气味 / 056

长山 / 059

美丽 / 064

阳朔:从历村到燕村 / 068

离巢 / 072

雨·雪·雾 / 079

那年秋夜 / 086

你早晨街头的一些风景 / 091

我家的金银花 / 098

一场有关钱的对话 / 102

过年与吃 / 105

拌风菜 / 108

云海·温泉 / 111

我和一些山的关系 / 113



冬日的环城公园 / 116

狗的情 / 118

海拉尔 / 120

浩浩渺渺的白洋淀 / 122

安徽茶 / 126

令人心醉的美 / 129

一张徽菜单 / 133

长春小住 / 136

到黄岗去 / 139

辑二

专案 / 145

守库 / 149

少年与功夫 / 156

少年与洗澡 / 160

少年与钓鱼 / 163

少年与电影 / 167

油灯下 / 170

相亲 / 173

幸福 / 177

奇人大冯 / 180

医院即景 / 184

滁州记忆 / 189

关于老 / 193

“单调之极，但不讨厌” / 196

秋天风中的母亲 / 200

辑三

呼吸的墨迹 / 207

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 / 211

我为什么写《一汪情深：回忆

汪曾祺先生》 / 216

浅紫色的汪曾祺 / 219

汪曾祺的绝笔 / 222

汪曾祺的金钱观 / 226

汪曾祺的两首佚诗 / 229

汪曾祺在张家口 / 232

孙郁笔下的汪曾祺 / 238

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 / 241

照片里的人生 / 245

“他年轻时就那么好” / 248

辑四

盛夏读书记 / 255

听沈从文说话 / 259

好的文字像鱼一样游弋 / 264

有关季先生的趣事 / 268

偶得之书 / 272

两个青年 / 275

契诃夫教我记手记 / 278

云片糕 / 280

机遇 / 283

福山路 3 号 / 286

无比的苍凉和寂寞 / 290

沪上访黄裳记 / 294

和丁聪先生的一面之缘 / 306

读书记 / 309

书店记趣 / 316

午后的黄蜂 / 325

天上的云,或地上的麋 / 328

在喀纳斯,与李娟一分钟的

相见 / 332

邓友梅侧记 / 335

我的签名本 / 341

辑



—

新雪美人

多年没有这么大的雪了。搓棉扯絮,下了两天,城市安静了下来。早晨上班,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,人们在雪地上歪歪扭扭地走着,三三两两,边走还边说笑。冬天的全副武装都用了起来:围巾、帽子、手套。女人在真正的冬天才显出美来。哈出的气是成团的,脸颊由于寒冷变得红红的。她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有的只露出两只眼睛,于是便有了些神秘。

这个城市的女人还是可爱的。有人说,女人因可爱而美丽。其实美丽是很重要的。前天见报上一标题:大城养眼,小城养心。此言有理,养颜必先养心,于是这座南方的小城是适合女人的。我的几个女性文友,便是明证,她们机敏有趣,容颜亦多姣好。都说写作的女人皆为丑女,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这座城市就是个例外。

我走在这个琉璃的世界,和那些行走的男人和女人们并肩而行。人们的心仿佛一下子都放了下来,没有了平日匆匆的脚步和慌张的样子。城市慢了下来,于是便安静了。这样的悠闲很难得呵!雪中的城市另一番模样,仿佛是个童话。我用心地走着,可空气是新鲜的,吸入身体似乎是冰凉的清水从头顶灌入脚底,人清清爽爽,眼睛仿佛也有了雪的光辉。我见那些女人穿红戴绿,走在雪上,似乎在钢

丝上，掬挲着手膀，女人性喜夸张，于是腰肢柔曼，有动感中的美丽。而我眼前的这个女孩，则反弹琵琶，她穿了雪白的羽绒服，直接将帽子从头裹下，我瞥了一眼，清眉顺目，胸口一袭绿色的围巾。她两手插于衣兜，于是身体便自然摇摆，择地而行，仿佛猫步，走在清晨干净的新雪上，似乎是一只小小的兽物，在自然的林中。

这样的行走是有益的。它不仅适合身体，而且适合心灵。我走过环城公园的一丛雪松，那高大的树枝上压着白白的新雪，可是并不萧瑟，反更飒爽。这才是雪松。走在我前面的，有一对男女，女高男低，女主动将手套于男的膀弯。因脚下艰难，一时分开，一会又套上。我心自忖：这一对夫妇，也甚有趣。可走了一会，我听他们之言，并非夫妻，乃为同事。那女子丰腴适中，一副浅紫色的围巾拢不住那一头青丝，自有一番妇人之魅力。他们从容而行，理直气壮。感谢这清晨的雪，它是我们搀扶在一起的理由，并且十分自然，人情入理。

咦！我竟遇见了她！在一拐弯的巷口，我遇到了半年未见的一位女友。因写作的关系，原来我们经常相聚，或茶楼，或饭局。她瘦瘦高高，尖下巴，大眼睛，长得非常卡通，人也机智灵巧。后因她忙于出国，又离了婚，便很少见她。不期竟在这暴雪后的早晨相遇。她依然是卡通模样，双颊红彤彤的。我说：“回来啦？”她说：“不走了！”又是一番叽叽呱呱，之后便抿嘴而笑。身后深巷一片洁白，这个年轻的美人，一副快乐的样子！我说：“不离啦！”她说：“不啦！”我见她穿着银灰色短袄，不似先前的红衣艳衫，忽然想起一句：

“刘郎去后情怀减，不肯红妆直到今。”

她没有听懂，一时还愣在那笑。

我并不解释，而是将手挥动一下，又歪歪趑趄在雪中走。

她在清晨的风中喊：“什么刘郎？”那清亮的声音，倏忽便消融在

满世界洁白的雪中,可是那声音,是快乐的。在风中,仿佛有金属之音。

(《大家》2000 年第 3 期)

家常时光

雪不下了,但天是阴着的,外面依然是冷。可空气清新,吸一口,浸凉晶透,在寒冷中,人有时也很快乐。其实,一切都在于内心。

冬天是最难过的。我是最最烦冬天的,一切都活泼不得。人,只有缩着,等待春天的到来,春天一到,万物复苏,人又神气巴旺的了。可是我怎么在寒冷中又忽然快乐了呢?人的心,实在是像娃娃的脸,变幻莫测的。快乐其实是源自一个叫侯孝贤的人。我的电视坏了,几个月没有去买,那天买了新的,整理客厅,找出了一张法国导演奥利弗·阿萨亚访问侯孝贤的碟片。我插进去看了看,一看不能放下,我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。由此,我找出侯孝贤的《童年往事》《恋恋风尘》和《冬冬的假期》,一天一部,用三个晚上看完了。每看完一部,心中就充满无限的感动(被那安静的画面感动),带着这样的感动,钻进被窝,心里是充实的,不空空落落,于是睡得安稳踏实。

我说这番话,是有根据的。电视坏了时,还是在秋天。当时我还欢欣鼓舞,说,坏了好!再也不看电视了。每天先是新闻,之后便被这样那样的电视剧黏着,做不出事来,白白浪费了光阴。刚开始的一些日子,吃了晚饭,也才八点多钟,人在客厅里转转,说说话,耳根感

到十分清静。为了彻底与电视决裂,我还专门去商场,选了一台可以收听新闻的收音机。七点先听新闻,之后听听音乐,反正有个声音打打岔。用耳朵不比用眼睛。耳朵不用死盯着一个地方,人可以四处走动。这样东转西转,不到十点,便开始洗漱,十点多一点,就上床了。

十天半月下来,似乎感到很轻松快乐,其实不然。问题主要在心,心仿佛被一点点地剥蚀,渐渐地空虚了起来。人也仿佛被悬了空,又仿佛被装进了笼子,或者套子,心和身子都感到十分局促。这样的变化其实是不易觉察的。它是一点点地侵入,变化是细微的。本来有了时间,是可以尽情看书的,可是盲目不知从何看起,反没有了紧迫感。一堆日子就这样过去,垒起来仿佛净是空虚。时序进入了冬季,先是一天天变冷,接着一场大雪,心情变得更糟糕了。下班的路上,是一片阴湿的时光,回到家里,冰冷的客厅。秋天的时候,晚饭后还在客厅里转转。现在冰窟一样,还瞎转悠啥?从八点钟到十点钟,这两个小时冰冷的时间该如何打发?我开始变得像一只困兽,有几回骂人了:“活得有什么熊意思!每天重复着过!”“日子太多了,死了算了!”气急败坏不仅影响了自己,也影响了别人。一天下班,我忽然说:“买电视去吧?”

这样便又拥有了一台崭新的电视。日子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。把客厅的灯泡都给装齐了——原来六只灯泡坏了三只。打开电灯,客厅一片明亮,再将电视打开,声音调得稍大一些,将冬日的寒冷驱逐。这是正常的日子,正常地打发时光。七点半之前是新闻,之后是一部电影。侯孝贤的那些安静的画面和悠长的声音感动着我,使我回味着那些声音和画面进入梦乡。啊呀!人的内心真是奇妙啊!人的感情,是要不断被一些东西牵挂着的。这样才能充实。被别人的感情牵着,其实也是在回味自己的情感。由此我们应该明白,有些人